

【真情】

【浮生】

我的奶奶

□李敏

最疼爱我的奶奶，就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我爷爷来看她，大姐掀起盖着的蓝缎子被面，奶奶面容安详。我以为我会害怕，但并没有，只想再抱抱她。最疼爱我的奶奶，去了另一个没有疼痛的世界，终年88岁。

我的奶奶叫齐秀芝，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。但她不识字，唯一的反抗是她拥有一双天足，我姨奶奶却是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奶奶经常给我唠叨她受的那些气，我老爷爷经常跟我爷爷说，“六儿，女人得管。”

记忆中，奶奶常带我回她娘家，那个叫赵崮的北乡小村。二舅爷留着小胡子，有一股仙仙的气质。三舅爷懂周易，穿着原白色的对襟褂子，我考大学那年，他给我算卦，说准能考上，还说有西北方向的贵人相助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贵人是谁。四舅爷稍胖，也挺和蔼。几个舅爷的声音都很好听，有磁性，像极了奶奶的声音。大舅爷继承了家学，是县里有名的中医，记得上中学时，我易感冒咳嗽，我老爹还带我去找大舅爷看过。

我奶奶的姐姐，也就是我的姨奶奶，是我常去的亲戚家。姨奶奶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姐是很有能力、很厉害的人物，她的几个女儿、我的姐姐们都学习成绩很好，很漂亮，也都很会干家务。因为走得近，现在跟这些姐姐的关系仍然很亲。因为我奶奶，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关于她的娘家人的记忆，她带我融入她的这些娘家亲戚，希望我能出人头地。奶奶始终以为我骄傲吧，带我走这家串那家，记忆里她经常跟别人炫耀我。我就像她的小女儿一样。连我弟都说，我姐是被夸着长大的。因为我奶奶，我成了我们家的宝贝，我经常自豪地跟别人说，我们家重女轻男，奶奶有五个孙子，只有我一个孙女，还是第一个。

据说，我妈怀了我弟弟之后，我就跟着我奶奶睡了，那时我不到两岁。有一次，我老妈带我去后街的一个姨家里玩儿，可能光顾着聊天，后来才发现我不见了。于是慌忙找，捞遍了村里所有的水池子。那个姨家是做草纸的，那种一张一张刷在墙上又一张一张揭下来的，同龄的人在农村大都见过，印象里村小学的墙，好多时候都刷着这种纸。后来听说，我一个人摸着回了家，可能是路遇一只脸上有黑颜色的白猫，受到了惊吓，晚上一直反复说，“奶奶，看你鼻子上有黑……”奶奶怕我魔怔了，那晚一直陪我玩儿，没敢让我睡。我不知道那时我几岁，反正挺传奇的。

因为从小就跟着奶奶睡，上哪儿她都带着我，好多人都说我就像她的老闺女。上初中开始住校，每周一次的炒面、炒花生她总想着，亲自给我做。还记得上高中了，我小妹驮着她，给我送甜瓜。那时甜瓜刚下来，我不好意思独吃，还分给同桌一个。

一直怀着奶奶对我的期望，她希望我能出类拔萃，这种期望会一直激励我，没有尽头。奶奶最擅长讲道理，凡事认个理儿，不急不慢，总能掰扯清楚。她的只言片语都深深影响着我的一言一行。人都说，纪念一个人，就会活成她的样子。我的身上有不少她的品质，善恶分明，知恩图报，人穷志不短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……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将伴随我终生，我也会带着这些品质去影响我的孩子。

大年初二，我去看她，“你看你，给逃火(音)的样，这就走啊……”虽然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口齿不是很清楚，但我感觉就像她平常跟我说话时那利索的样子一样。无数次，我回家又匆忙赶回济南，她一路送我上车，唠叨地跟我说这句话。

初三，奶奶的遗体归家。爷爷来看奶奶，相伴近七十年的老伴躺在那里，努力压抑的他，还是忍不住哭了。

我奶奶为人好，知道疼人。好吃的东西自己不舍得吃一口，留给儿女孙辈吃。尤其是哪个平时过得不好，她总惦记着。初六出殡那天，戴孝帽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，穿孝褂陪灵的里三层外三层。灵前哭声不断，此起彼伏。我姑、我爹的哭声，让人肝肠寸断。出丧的队伍好长，我爹打着幡，几步一磕头。

从来没想过，我奶奶会真的死去。印象中，她有强大的力量，支撑这个大家庭，正直、善良，讲是非、重感情，同时也重规矩，她就像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，总觉得她能屹立不倒，觉得她会一直在。

一闭上眼，奶奶微笑着看着我的画面就会浮现。心里惦记着她，她就没有亡去。仿佛她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喊她“奶奶”，她“唉……”慈爱地应我。

(本文为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)

【世相】

挥手自兹去

□李晓

老郭是我进城后交往了将近30年的朋友，他就如老街老巷一样，成了延伸在我心中的乡愁的一部分。

我曾经试探了自己一段时间——人，到底需不需要朋友的往来？那段时间，我仿佛自闭一样生活着，闭门读书，在屋里炖汤，站在阳台发呆，出门见了人也懒得打招呼，生怕跑冒滴漏了体内蓄积的元气。有一天傍晚，凝望天边的夕照，突然感觉心里无法承受之重，终于忍不住呼朋唤友，去城南一家老馆子里喝酒吃肉。刚一见面，我就如同从外星球归来，热烈拥抱着老郭他们。

老郭的老家也在乡下，一年之中，他要回老家很多次。这些年来，老家在老郭的心里也渐渐萎缩，亲人们远去，亲戚们纷纷进城居住，老家的土地如今发展特色产业，很少能见到那种稻浪滚滚、麦子金黄的乡村情景了。我问老郭，你回老家，到底是为了啥？老郭说，他有很深的乡愁。

“乡愁究竟是个啥东西？”我又问老郭。老郭支吾着，他也说不清楚。我感觉这样问老郭有失厚道，我和他不是一样吗？尽管老家那片土地早改换了模样，但我还是一趟一趟回去，在老家的高处俯瞰，在陆地上刻舟求剑一般寻找着盛放在心里的往日记忆，它一直盘卧在心中生根，根须漫漫。每次回老家，山风一吹，枯萎的心房里顿时郁郁葱葱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老郭又带着妻子回了一趟老家，在外地城市成家的儿子也回来了。老郭恳切地请儿子一家也回老家去看看，但儿子拒绝了。这次回来，儿子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，同学见面聚餐，带妻儿去城里几个网红打卡地喝茶，去给大客户拜年……

老郭从老家回来后跟我感叹说，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，到下一代就濒临失传了，乡土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，就要面临板结了。我安慰老郭说，你的老家，对你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，但对儿子他们那一代人来说，没有血肉情感的记忆，就不要用心里的执念难为自己了。老郭再次叹息，他不想让乡愁失传。

回城以后，老郭主持了一次老亲戚们的聚餐，儿子也参加了，

但他全程或埋头看手机，或起身打电话，完全没有与亲戚们亲热联络感情的想法。老郭起身敬酒，敬酒词说得很深情，大意是希望把亲戚之间的感情延续下去，亲戚之中的年长者也不住点头呼应。一顿饭刚吃完，老郭还准备请亲戚们到茶楼闲叙后继续共进晚餐，还没等他招呼完，后辈们早已四散而去。

和老郭一样，我也很看重亲戚。从乡下进城以后，遇到老家亲戚的红白之事，总要随上一份礼。很多年来，我家吃的菜，几乎都是那些坚守老家的亲戚们担着筐、背着筐、挎着筐、扛着袋送到城里来的，新鲜的菜叶上有时还滴落着山间的露水。刚收了稻子，亲戚们带来新米，我熬了米粥，喝着浮着一层米油的粥，一股故土的沉香荡漾在我心里。那些稻子，带着亲戚与乡人们的指纹与血性在土里一季一季地生生不息，我就想，故土上的这些老亲戚们，血脉也这样千百年地延续下去，故土老家的重量，在我心里更沉了。

父亲还健在时，很重视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，他在一本笔记本上规规矩矩记录着很多亲戚的生日，在墙上的日历上用红笔标注着亲戚家的喜事日期。那年，80岁的父亲去给他93岁的远房表姨祝寿，他在老人面前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双手递上祝寿红包。我见老人核桃一样的面容舒展着，眉开眼笑地接受着这个80岁后辈的生日祝福。

父辈对亲戚、亲情、人情的看重，到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必然会越来越淡了。年轻人大多更自我、独立、有个性，更重视当下，尤其是在紧张的城市生活中，对于老一辈人看重的东西，他们漠然、远离、忽略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我和老郭这样的老派笨拙之人，似乎无力改变他们。

有一天，我和老郭坐在城里一处复建的老城墙边，聊起已成为奢侈品的乡愁，成为古董般的老亲戚，城墙外边的江面上，一艘行驶的轮船正鸣笛远去。老郭起身，朝那艘客轮挥挥手。我恍然感到，老郭似在对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的人情世故挥了挥手，那也许是一个告别的手势：再见！

(本文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一碗糊汤面

□耿艳菊

大学时代，印象深刻的事情不多，但食堂里的鸡肉糊汤面却时常让人怀念。中午放学，和室友一起到食堂买饭，我总是会去窗口买一份糊汤面，慢悠悠穿过长长的林荫道回宿舍，坐在桌前细细品味。那时的我并不快乐，但吃糊汤面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平静了，现实的烦恼和忧愁都抛开了，只一心一意吃面，一心一意感受着糊汤面的美味。

鸡肉糊汤面和我小时候喜欢吃的稠面条很相似。稠面条就是汤面条下得稠一些，尽量煮久一些，煮得软软的、黏黏糊糊的。鸡肉糊汤面就是在这黏稠的面条上加了一勺鸡丁和香菇丁，但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额外的搭配，而是汤和面融合后的浓厚醇香。

有一回，在朋友家吃饭，朋友的母亲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最后又给每人端来一碗糊汤面。没想到的是，在一盘盘精致的大鱼大肉当中，筒朴清淡的糊汤面最受欢迎，一个个吃得干净，连碗底的一点汤也喝了。糊汤面是朋友年迈的姥姥做的，姥姥从乡下来，朴实开朗，要我们都尝尝。

饭后，和姥姥聊天，问她的老家是不是和我同一个地方。姥姥点点头，说：你怎么知道呀？我说，您的稠面条告诉我的。姥姥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起来。我们都为这个小小的美好的秘密而开心不已。

朋友的姥姥因为和我是同乡，对我格外亲切和关照。那几年，我常去朋友家，姥姥总要张罗着给我们做糊汤面吃。有时候不开心了，就会找个理由去看看姥姥，姥姥一边做糊汤面一边问长问短。坐下来吃糊汤面的时候，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，慈祥的眼神能化解全世界的悲伤。一碗糊汤面吃完，人的心境就不一样了，温温软软的，像从和煦的风里走来。

后来我离开那个城市北上，姥姥没多久也回了老家。这一别，就再没见过那位温暖慈祥的老人了，和朋友也早已疏于联系。老人的糊汤面和明朗的笑脸却时常浮现在脑海里，让人感念尘世的善良和温暖。

前些日子，吃饭不及时，有时候忙起来错过饭点便不吃了，没想到一向胃口很好、吃吗吗香的我竟出现了肠胃不适的情况，这时候，又想起了糊汤面。晚上下班，根据厨房里的食材，做起了糊汤面。面需要手擀，先和好面放在一边。大蒜切片，两个西红柿切粒，一根茄子去皮切成条，拌上面粉，小葱切成葱花。然后开火，炒锅里倒入油，先炒拌上面的茄子条，炒软盛出，再把蒜片用热油爆香，放入西红柿粒，炒出汗后，加入盐，加水，再把炒软的茄子条放入锅中。这边大火把水烧开，那边开始擀面，面擀好，水也开了，正好可以下面。面快煮好的时候，把葱花撒到锅里，这一点缀，色香味俱全了。关了火，再放些醋和香油，屋子里到处弥漫着糊汤面浓郁的醇香。一碗面吃下去，出了一身汗，却是身心舒泰、平和安宁。

糊汤面就是这样一种令人安妥的朴素的饭食，总是在你受伤的时候，默默地安慰着你。就像游子们心灵上住着的故乡，在外边失意困顿的时候，可以安慰自己，在这世上，最起码还有这样一处温暖的地方。

(本文为散文作家，著有散文集《土豆发芽当花看》)